

文艺家的邮事与邮趣

——夏衍与集邮

□方怀银

近日,我淘得一册《方寸寄怀:夏衍旧藏邮品精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3月版),方知作为文艺工作领导者的戏剧家、文学家的夏衍,还是一位集邮家。此书乃上海博物馆为配合“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而编印,收纳了夏衍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珍邮图片,涵括清代邮票、1949年之前邮票、新中国的首日封纪念封美术封和明信片,以及俄国、法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的邮品,配以简要文字介绍,是了解夏衍集邮故事的一本好书。此书是关于夏衍集邮方面出

感恩的拜会

□罗高飞

我是1960年下半年进入湖南省望城县(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完全小学读书的。在这里,我度过了一年短暂而快乐的小学一年级时光。离开高塘岭时,我仅8岁,之后便再没有回过母校。小时候的美好回忆,是容易忘记的,我一直怀念我的母校,怀念我的启蒙老师罗先炳,怀念那一年的学校生活……罗先炳老师在我心中的形象是美好的。她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教语文课和算术课。当年,20多岁的她端庄秀丽、和蔼可亲。她经常教导我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掌握好知识,长大后要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老师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那时候,在下课之余,偶尔有一位聪明伶俐的小女孩跑到教室找妈妈,我后来才知道,她是罗老师3岁的女儿小娇。我离开高塘岭完全小学已经62年。几十年过去了,罗老师亲切和蔼的形象、小女孩可爱的模样,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罗老师还好吗?小女孩娇娇现在在哪里呢?

今年6月,回长沙小住,我打听到罗老师现在也住在长沙。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前去拜会和看望了罗先炳老师。88岁高龄的罗老师慈眉善目、优雅端庄。见到我,她很是高兴,开心地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长问

版的第一本书,但他收藏的邮品参与展览却不是第一次。在1983年11月举办的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上,他的“红印花”和日本早期实寄封曾与马任全、张包子俊两位集邮大家的珍邮一起,作为荣誉级展品陈列于中国美术馆,并轰动一时。

作为中国第一代集邮家,14岁开始集邮的夏衍,在77年的集邮生涯中,收藏有诸多藏品,若以金钱来衡量,可谓价值连城。不说“红印花”“大龙票”“小龙票”,就他收藏的从明治七年(1874年)到1990年的日本邮政实寄明信片,已足以成为大富翁了。当代日本集邮家水原明窗对他的这些日本封

短。在与老师的交谈中,我惊奇地发现,罗老师思路很清晰、记忆力极好,我们班上很多同学的名字她仍然记得。我父亲、我大姐姐的名字(罗老师也曾是大姐姐的班主任)她也记得清楚。

罗老师说,她这辈子从事教育工作,一直把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不论他们的家庭富贵还是贫穷,一律平等对待,而对家庭困难或学习成绩较差的孩子甚至更加关心。我还记得,当年,我们班里有几位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罗老师自己买布动手裁剪,给他们做新衣服。

罗老师桃李满天下,在她80岁寿诞时,有几十位同学从各地赶来为她祝寿,有的甚至带着儿子、孙子。看到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学生们,罗老师心里格外高兴。

罗老师活到老、学到老。退休后,平时在家看书、上网、练毛笔字、拉二胡,经常和同事、朋友、学生们交流。我去拜会的当天,还互加了微信,她把与高塘岭完全小学师生合影的照片以及其他的相关照片同我分享。

罗老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先生是全国优秀教师,前些年才去世。他们有两个优秀的女儿,当年去教室找妈妈的女儿也65岁了,罗老师就住在她家。

此次长沙小住,感恩拜会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由衷地祝愿罗老师身体健康!幸福安乐!一切都好!

我把自己层层包裹
在一张草叶上坐禅

我总看见有你,听见你
灵魂里吹动的《国殇》《招魂》
许多亲切的面庞辐射微光
它们存在过
但已成为无法挽回的流水

一枚叶子站在春天眺望
一条大河从梦中缓缓流过
忧伤的额头一片金黄

回崖危径石擦肩。
应知有信来鸿雁，
必是多情啼杜鹃。
喜报为传千万家，
不辞路险一年年。

(有感于四川大凉山邮递员
将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中)

片非常向往,曾开玩笑地提出,要用一辆丰田车换一张。

与他从事的电影、戏剧、文学等正业相比,夏衍的集邮事业相对低调。或者他只是当作一个业余爱好,多在集邮圈内与同好交流。姜治方在《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书中,介绍了其与夏衍的交谊。1953年秋天,夏衍持老集邮家周今觉之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煦良的信,来到北京羊毛胡同姜寓观赏邮票。后两人多次交换邮票,补充藏品,各得其所。经姜治方介绍,1955年,夏衍从集邮家陆志韦手中换得一批“大龙票”,使得他成为国内收藏大小龙票的第一人。知道夏衍喜欢研究

中国邮政史,周煦良就把自己所剩的最后一套《邮乘》杂志送给了他。这也许就是集邮的怡情与快慰。

任何收藏都是一样,集之不易。收藏者费尽大量金钱、时间,宝之藏之,身后如何处理却成了头疼事。据其孙女沈芸说,夏衍晚年有一次在家里,看一张别人的老古董邮票,估出了万元价格。他评价说,“这家人祖上是大藏家,有好东西,可惜他的后人不懂,流散了……这些东西是不能估价的,无价。留给你们没有好处”。

晚年,夏衍开始考虑将自己的收藏捐赠出去。“集之不易,不能分散”是他爱好收藏的核心思想。他



我的名字叫夏荷

□崔鹏森 摄

女子是好

□缙金峰

小时候,我跟着奶奶在祖屋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我对奶奶的样子印象很深:她高高瘦瘦的个子,头上常年盘着圆圆的发髻,经常穿一件青灰色盘扣衣褂,缠着一双并不算小的脚。

印象中,奶奶信佛行善,经常给我们讲一些神话故事,而且她特别着迷看大戏。

小时候,看大戏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一出完整的戏曲往往会分几幕演出,有别于普通的小段戏曲,所以在乡下被称作“大戏”。大戏一般春节期间才会在县城西街的大剧院里上演。

记得奶奶带我看过一出名剧——《窦娥冤》。因为戏曲情节较长,且当天突然变天下雨,所以最后一幕没有来得及演完,只是全体演员摆了一个“明日开庭审张驴”的造型,就草草收场了。

即使没看到最后一幕,但奶奶仍然很高兴,在回家的路上,便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之后的戏曲情节。还安慰我说,因为窦娥平日里积德行善做了许多好事,所以天上的王母娘娘护佑着她,最后她平安无事。

此后,有几年县城没有大戏演出,父亲便买了一套《穆桂英挂帅》的年画贴在奶奶屋里。奶奶私下和我说,可惜《窦娥冤》没有看到结尾,什么时候你请我看看个整出啊?当时,我便豪爽地答应,长大后,我请您去看整出大戏,看《穆桂英挂

帅》。其实,奶奶也知道,我是为了哄她开心而说给她听的。

但是,奶奶仍然笑着问我,咱们怎么去啊?我告诉奶奶,走路太累了,我套着马车拉您去看戏。

反过来,我便问奶奶,您看过这么多戏,您认识字吗?

奶奶笑着说,别看奶奶年纪大,却是认识字的。然后,她像模像样地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一个“好”字,说:“女子是好。”

奶奶识字的事,我不晓得别人是否知道,但她乐于助人,村里人都都晓得。一是她会治疗烧烫伤。遇到烧烫伤者,奶奶便摘下家里的石榴树叶捣碎后均匀地敷在伤口处,再用一块白布包扎好。反复两三次,就能疗伤解痛、防止发炎。二是奶奶会治眼疾。对眼中进入异物等小病,奶奶会小心翼翼地翻开眼皮,再用烧过的细针取出异物,然后用水冷敷消肿。因为当时农村医疗条件比较落后,人们的小伤小病一般都不去医院治疗,而是就近找会治疗的人,或用偏方治治。

小时候,家里屋檐下有一个燕窝,每年春天,母燕都会孵出几只小燕子。看到我瞅着窝里的小燕娘娘护佑着她,最后她平安无事。我便告诉我,小燕子是王母娘娘座下的仙子,被派下来守护我们家,不能伤害它们,否则,王母娘娘会怪罪的。

还记得小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每年夏天,老屋台阶上都会出现一条断了尾巴的金黄色大蛇,近一米长,比大拇指还要粗。到了白天,便趴在台阶上一动不动晒太阳。每当我出出入入时,奶奶总不忘提醒我小心点千万别踩着它,说大黄蛇是上天派下来保佑我们的,是有神灵护着的,伤害了它会遭报应的。所以,我一直不敢碰它。

请齐燕铭为他刻了一枚收藏印章“仁和沈氏曾藏”。杭州仁和是夏衍的出生地。一个“曾”字表明他不占有的态度和收藏品格。他将收藏的“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画作整体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1991年,他将包含“红印花”在内的233件珍邮捐赠给上海博物馆。2009年,其后人又将他留下的7539件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也种下了2015年上海博物馆出版一本书、举办一场特展的因。

夏衍已离世28载,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但是,借一册旧书,回望一位集邮家的风范,于当下收藏亦有所参考与借鉴。

□杨长江

王婆婆站在家门口,向公路延伸的远方注目,一脸慈祥的笑容。

自从村里的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建成后,王婆婆每天都准时坐在自家大门口等候邮车从这里经过,仿佛在等自己的儿女从远方归来。

王婆婆的家就住在湖北省宣恩县伍家台村。她老伴儿早年病故,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大城市工作,很少回家。一个人在家倒也落得自在,只是苦了自己这双腿脚——给儿女寄点儿家乡的土特产如腊肉、茶叶之类的物品得跑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儿女寄回来的物品要不是邮局投递的,就得到交通方便的邻村去取。邻居开车的小张没少帮王婆婆带包裹。小张倒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反正顺路。王婆婆倒不这样想,经常有劳人家总感觉过意不去,终究没有自己经手方便。

近年,村里兴起了电商直播带货,很多年轻人都在网上销售本地的农产品、购买生活用品,看得王婆婆好眼馋。

直播带货和网上购物,自己这辈子恐怕是难以实现了,自己不认识字,而且也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婆婆时常这样告诉自己。想归想,做归做,王婆婆一有空还是凑在年轻人身边,看着他们忙活。当自己的身影出现在他人的视频里时,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仿佛自己就是视频里的主角。她的出现,倒也为年轻人的直播平添了几分乡土气息,吸引了不少人气。而王婆婆自己也越来越喜欢上了网购,些许南瓜种子、一包食盐或味精、半斤烩面粉,都会请人帮忙网购。王婆婆也算账,一包种子5元钱,加上快递费6元,一共11元,搞不好还要跑到邻村取,车费3元,不划算呢!“王婆婆,您的快递到了!”可一听到快递人员打电话通知自己拿快递的消息,她又开心地笑了;一想到又要找人带快递或者自己走出村乘车去取快递,额头的皱纹又来回地打架。

王婆婆的苦衷像电脑上的病毒,有很强的复制性、扩散性。网上带货、购物的热潮在村子里掀起,也触发了村民的缕缕痛点——随着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邮件量的增加,快递的成本成了大家的一块心病。

村里有个年轻人叫申安省,早年一直在外务工。老爸闲不下来,在村口开起了一家便民超市。眼看自己都是要“奔三”的人了,经不住父母催促,打算先回家成婚育孩,待到孩子上了小学再“重操旧业”。

回乡后得知,原来,在他离开家乡的这些年,曾经的小伙伴都早已回到家乡做起了自己的产业。伍家台村旅游区建起来了,皇恩宠锡的茶叶远销海外……

回乡后,听着村民的心声,想着村里的现状,小申就想着如何把快递带回村里。

2022年10月,一个好消息传到小申的耳朵里——县乡村振兴局、县邮政分公司准备联合在村里建设乡村综合便民服务站。建成后,所有的快递都可以进到村里,寄递出去的农产品也可以通过服务站邮向全国。回来后的日子,小申没少犯嘀咕,他心里早就盘算着该如何解决村里电商发展受阻、寄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最初一公里”没有打通的难题。便民服务站建设的消息无疑像一阵东风,吹进了他的心扉。

忙前忙后,与邮政对接、站点基础设施建设……小申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伍家台村综合便民服务站在他家超市的基础上改造完成了。开业那天,老老少少,村里来了很多人,王婆婆也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中午时分,一辆邮政车奔驰而来。工作人员打开车厢时,围观的村民和小申一同看向车里。“哇!好多快递啊!”有邮政的、圆通的、顺丰的……大大小小的包裹,贴着花花绿绿的包裹单躺在车厢里。

包裹经过扫描仪很快入库完毕。“大家可以排队取包裹了!”小申站在柜台前高声告诉等待取包裹的村民。大家从小申手里接过包裹、签字,按照提示将包裹放在高拍仪下扫描出库。“您还有一个包裹未取!”王婆婆取过第一个包裹时,扫描仪的音响里提示着……

“以后再也不用来回跑路了,包裹在家门口就可以取了!”王婆婆双手紧紧地抱着包裹。

邮车开走了。王婆婆、张阿姨、小敏,还有小申他们都笑了。每一张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